

冬 雪

早晨,太阳只出来打了个照面,天就开始阴沉下来,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呼呼地将山上的枯叶刮得如蝴蝶般地翻飞。及至傍晚,雪,就下来了。

先是雪霰,大把大把如撒豆子般地自天空抛下,急急地落到地上,蹦蹦跳跳,不停地在地上打着滚。那雪霰敲击在房顶的小青瓦上,沙沙沙地作响,像有无数的蚕在同时吃着嫩绿的桑叶。沙沙声中,就有顽皮的雪霰,穿过瓦缝跳入屋内人们的脖子上,倏地给人一个激灵,似乎要特意告诉屋里的人们——外面,下雪了!不一会儿,山上、地上、屋上就开

始变得一片灰白,待天完全暗下来的时候,大朵大朵的雪花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了。

雪,将一切的温暖全都逼进了农人的火塘。为了这一场雪,大伙似乎都等了很久。屋外雪花漫天飞舞,呆在屋里的人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心里都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温暖。大伙围着火塘,架起熊熊大火,一边烤着火,一边将火中央默默的火盆中的水,烧得热气腾腾。开水早就烧够了,茶也泡过几遍了,火盆里的水鼓起了鸡蛋大的水泡也不用去管。老人想起“二郎腿”,将长长的烟管伸入火中,烟雾中,眯着眼睛不时说起发生在某年

某场大雪里的往事;当家的则唱着醉醉的罐罐茶,仰躺着脑袋盯住潮湿的瓦槽,想象明早起来,雪会下到两■厚还是三■厚,地里的墒情会有几寸,田间的虫子又会冻死多少;小孩子全然不管那么多,手里虽用火钳在翻着火中烤着的红薯,心却早就飞到了明天可能会结冰凌的流水处,可以堆雪人的稻场角。一家人就这样围着温暖的火塘,望着窗外银白的雪光,东一句西一句毫无目的地闲聊,谁也不愿先去睡。直到小孩子打过了三遍哈欠,当家的才猛然想起明天孩子们还要去上学,这才一齐吆喝着埋火去睡觉。

在北京一处相对僻静的宾馆居住了一个多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沿着宾馆前面的葡萄架走廊前往餐厅吃饭,突然有人喊“大哥”,明显的苍山口音让我有些发懵,四处一看,没发现具有故乡特征的人;继续往前走,“大哥,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止住脚步,看着陌生而又熟悉的脸庞,确认是本家的兄弟后,我们俩感慨不已。好比古时两个在京赶考的秀才,一时间有些百感交集的味道。我们在共同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来自故乡的温暖。

我没有对北京的恐惧,我始终认为城市不过是扩展的村庄,大城市不过是大村庄的扩展而已。我喜欢每到一地,寻访当地的小吃,观看当地的小巷,和那些终生没有褪掉农民本色的老城市市民促膝交谈。城市在一天天膨胀着,但城市的核心还是农村,好比一个树木的生长,银杏无论长多少年,亭亭华盖遮天蔽日,可始终还是银杏的味道。

在北京城里生存,你会不时感受到各个朝代、各个地区农民的影子,故乡是永远走不出的幻影。尽管好多人一直蝉蜕一样老想摆

坏,就连用“8号铁丝”制成的小火钳也照样使用自如。做娘的在灶台上急急地为孩子们炒着饭,孩子们就在灶膛前不紧不慢地收拾他们的“火盆子”,垫底灰,装木炭,拈燃火。末了,自然忘不了还要在“火盆子”里埋上几个红薯和洋芋当午饭。待一切收拾停当,做娘的又拿来帽子和头巾,将孩子们的头脸捂得只剩下一双眼睛和鼻孔,才打发孩子们背了书包,提着“火盆子”赶快去上学。可是,孩子们才刚走出门,却又一下被当爹的叫住了。爹说,今年雪大,怕走路时雪沾到孩子们的脚脖子,还得给孩子们的脚脖子上再绑上一片棕。于是找棕找绳,又是一通忙活,直到孩子们的腿绑扎得活像雪原里钻出来的大兵,两口子这才满意地催促孩子们出门。

因为有雪,孩子们便不再赖床,一醒便如装了弹簧似的一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穿好衣服,还未洗脸,就先到稻场的雪地里印了几个大脚印。回到屋里,就开始问爹问妈地四处翻找去年用过的“火盆子”。去年父亲用废旧“洋瓷盆”给他们做成的“火盆子”还一点都没

坏,就连用“8号铁丝”制成的小火钳也照样使用自如。做娘的在灶台上急急地为孩子们炒着饭,孩子们就在灶膛前不紧不慢地收拾他们的“火盆子”,垫底灰,装木炭,拈燃火。末了,自然忘不了还要在“火盆子”里埋上几个红薯和洋芋当午饭。待一切收拾停当,做娘的又拿来帽子和头巾,将孩子们的头脸捂得只剩下一双眼睛和鼻孔,才打发孩子们背了书包,提着“火盆子”赶快去上学。可是,孩子们才刚走出门,却又一下被当爹的叫住了。爹说,今年雪大,怕走路时雪沾到孩子们的脚脖子,还得给孩子们的脚脖子上再绑上一片棕。于是找棕找绳,又是一通忙活,直到孩子们的腿绑扎得活像雪原里钻出来的大兵,两口子这才满意地催促孩子们出门。

孩子们打发走了,大人们这才叫醒家里的老人,开始忙活自己的吃食。待吃了饭,收了碗,安顿好家里的牲口,女人左右瞧瞧,见家里已再无甚紧要事可做,就从箱底里翻出平日里尚未纳完的鞋底,坐在火塘边,一边猜想今年这场雪到底会下到多少天,一边就着

窗外白亮亮的雪光衲着鞋。男人则想着今年刚兴起来的那一大片松树林,害怕被大雪压折了枝,压断了树脑壳,就提了把斧头,一声不吭地去了。

待男人在树林里敲敲、西捶捶,在山上转了几个大圈出来,一天的日子也就过去了一大半,想想孩子们也快要放学了,男人就点起一支烟,闲站在孩子们回家的路口,伸长了脖子使劲地往远处望。远远地,山边也出现了两个小人影,男人不用细看,就知道那是自家屋里的小子和丫头。男人等了片刻还看不见孩子们走近,待走上前去仔细一看,那小子和丫头正掰了鸟柏树的老树皮放入“火盆子”当柴火,岔开着双腿站在风口中拼命荡着“火盆子”轮流圈。男人见了,就仿佛一下又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就突然一下又想起自己小时候提着“火盆子”轮流圈,一圈未划圆让火落人身上烧了衣服的糗事来,不由得便使劲地跺了几下脚,低着脑袋,便悄无声息地笑了……

不知啥时,雪又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

乡人的脸上,一句话、一道小菜、一个喝酒的姿势,都能让你感受到故乡的手正不时在这个城市里抚慰你。

城市裹藏着你永远走不出的乡村,犹如一颗硕大的葱,剥完了故乡的所有皮囊,城市也就不存在了。在北京,更多的北京土著已经习惯了和外地人和谐相处,他们明白越来越大的城市是更多乡村的杂糅、融合和升华,各种乡音的组合构成最美好动听的乡村乐曲。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都可以在这样的城市里找到带有自己故乡标志的东西。

也许,更多的到城市生活的人会体会到,其实城市是走不出的村庄,村庄里藏有城市未来发展的玄机。



不同你玩了



是一句小孩才说的话。这句话会唤起许多的记忆。

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游戏,好好地,又跑又跳,突然,这群孩子对着一个孩子说:“不同你玩了,就不同你玩了。”那孩子半张着嘴,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眼泪却流下来了,他用牙咬着下嘴唇,转身离开了这群孩子。那些孩子笑着跳着,好像在欢呼一场比赛的胜利。

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在昨天,我该是他们的爷爷了,但就是那一句:“我不同你玩了!”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最早的寒意。我认为,游戏是人生最重要的课堂,孩子们在游戏中长大,学会与人交往,懂得友爱与友谊,明白互助与互利,同时也会知道争斗,知道羡慕和嫉妒,知道委屈与孤立。

一群孩子呼啸而来,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也许因为我做得不好没有让“孩子王”满意,也许因为我的出众,让比我更有威望的孩子丢了面子跌了份:“不同你玩了!”我在人群中用目光搜索我的“铁哥们儿”,而我的好朋友害怕被孤立,把脸扭到一边,一只脚在地上不由自主地蹭来蹭去。这时,我感觉这个世界太让人失望了。我忍住眼泪,跑回家,妈妈一眼就明白出事了:“怎么啦?谁惹我的宝贝儿子了?”话音未落,我会委屈得放声大哭,小胸脯像风箱一样起伏,抽抽噎得连说话都不成句子。

为什么委屈?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家里的宝贝,爹妈捧着哄着供着。游戏是孩子们的事,而孩子的游戏规则也有“潜规则”,有等级、有头目,而等级和头目,由多种因素形成,父母的地位,老朋友和新人,岁数和体格等。

“不同你玩了!”是我从游戏中体会到的群体生活中重要的惩罚。现在的孩子不仅是独生子女,也缺乏孩子间游戏所进行的“社会演习”,特别是那些坐在电脑前打游戏的孩子,不会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不同你玩了!”这是一个群体对你个人宣示的惩罚。人是社会动物,渴求交往,追求他人的理解和承认,这是在孩童时代就会显

露的天性。最彻底让我明白,当别人向你说这句话不一定是你的错,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学校里有了红卫兵,我是共青团员还被选为学生会的学习部长,突然一下子变成黑帮子女了,官方正式说法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认真地感到,那些戴着红袖章的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一起对我说:“不同你玩了!”我第一次懂得骂人不带脏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一个贬义词,但不明白白在说“你现在不是个好东西”嘛!我被激怒了,我想明白了,我扭头就做自己的事,找到三个还认可我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长征队,在红卫兵们坐着火车大串联时,我们走了3350公里路,从四川走到北京,干了人生中一件无用但值得记住的事,就这样走进了社会生活……

参加工作后,常常感受到荣誉无端,毁誉无定。一段时期像中了头彩,好事接着好事,领导重视,同事支持,群众满意,荣誉无数。另一段时期好像噩梦缠身,倒霉事接着冤枉事,领导不满,流言不断,冷板凳伺候。所谓冤辱不惊,难的还是后者,热乎乎的脸贴上冷屁股,热乎乎的屁股坐上冷板凳。

不同你玩了。老板跟你说,换一种说法:“请另谋高就。”领导跟你说,用另一种语调:“组织上考虑,根据(下面任选一词组填空,群众反映、工作需要、政策规定、集体研究)决定你……”

以我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光委屈没用,学秋菊要个说法更傻。(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去证明老板或领导的一个小失误,绝对是对我生命的浪费!)自己需要很快地将官话或光鲜辞藻转译回那句话:“不同你玩了!”早早就想自己的辙。我觉得这一生最重要的体验之一,就是能够领会听懂这句话的各种变调,尽快说服自己适应新境遇:走人换场子或者耐下性子坐冷板凳。

走人换场子,是我另一拨人一起玩,结束走下坡路的日子,企稳向上,这点谁都懂。

坐冷板凳,也是常事,有时换不了场子,只有坐冷板凳。前提是不想当秋菊不觉得自己是窦娥,就能坐得住。常有人对我说:你写了几本书,哪来那么多时间呀?说真的,一半是坐在冷板凳上写出来的。冷板凳不可怕,不就是没有人理你吗?不就是让你干不了该你干或你想干的事吗?然而,谁能让你眼读不了书,手写不了字,脑子想不了问题呢?

“不同你玩了!”一群孩子对着那孩子叫。那孩子突然转身大声回答:“我自己玩!谁怕谁呀!”

那个时候,小镇上最热闹的怕就是做糖人的摊子了。

他做糖人的手艺在我们小镇首屈一指,做什么像什么,仿佛轻轻一点,就可以活了一般。所以,虽然他的生意看上去一直很火爆,依然没有人跟风而上——因为没有人会,也没有人敢。

我们都叫他乔大爷,其实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已经是我们的爷爷辈了。但我们这样叫他,他也不恼。谁喊一声:乔大爷!他都是憨生生地应:哎!要做什么样的糖人?

到了过年,乔大爷会改变一下策略,改为转糖人。一个圆盘,一个指针,划着很多线,形成很多个格子,每个格里对应着相应的糖制品。拨动指针,等指针停下来,对准哪格,这样东西就属于自己。糖制品有超大的,有特小的,就像现在的抽奖一样,得碰运气。运气最差时,还会空转,什么都得不到。这样一来,不仅吸引了消费者,还吸引了无数的看客。看着看着,手就痒痒,情不自禁地花上几分钱也上去了。

我和弟弟是乔大爷固定的客户。每年大年初一,我们就早早守在摊前,手里捏着总值一角钱的几张零票,大抵都是崭新的。当然,乔大爷的固定客户有很多,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也都在这天把这项消费作为固定支出。

点,牧羊人在一处湿地挖到了甘甜可口的泉水。他回村里把这处水源告诉了大家,村里人在戈壁上开凿了一条长长的引水渠到村里,可是水还未流到村口就被烈日晒干了。牧羊人正在困惑之时又在梦中得到老者指点,在地下开挖暗渠,隔一段距离掘一口竖井,挖掘暗渠的泥土从竖井中提出。村民们经过三年半的艰难施工,终于把清泉引到村里。全村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利用这淙淙的清泉栽种树木花草,瓜果梨桑,荒凉的戈壁滩从此变成了绿洲。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实际上,坎儿井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水利工程,凝聚着新疆人民的心血和汗水。吐鲁番气温奇高,又多风少雨,全年几乎没有十个月不见雨雪,年降水量不过十几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三千多毫米,因此空气异常干燥。但是,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每当夏季来临,就有大量融雪和雨水流向盆地,当水流出山口以后,很快渗入戈壁地下,变为潜流,积聚日久,使戈壁下面含水层厚,储水量大,为开挖坎儿井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吐鲁番大漠地层深处,沙砾石由黏土或钙质胶结,质地坚硬,坎儿井挖好后不易坍塌。

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基本上不受季节、日照、气温、风沙等方面的影响,水源和流量稳定,可以常年自流灌溉,很少出现旱涝灾害。在这光景丰裕、高温少雨、风干物燥、寒暑差别巨大、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

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

两边的反差如此强烈,简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令人匪夷所思。

造成这种强烈反差,使素有“火洲”、“风库”之称的吐鲁番能够清水长流、生命常绿,除了地势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奥妙在于这里有众多的坎儿井。

对于坎儿井的来历,在当地维吾尔族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以前,一位牧羊人赶着羊群在戈壁滩上迷失了方向,渴难耐昏死过去。朦胧中经一位老者指

点,牧羊人在一处湿地挖到了甘甜可口的泉水。他回村里把这处水源告诉了大家,村里人在戈壁上开凿了一条长长的引水渠到村里,可是水还未流到村口就被烈日晒干了。牧羊人正在困惑之时又在梦中得到老者指点,在地下开挖暗渠,隔一段距离掘一口竖井,挖掘暗渠的泥土从竖井中提出。村民们经过三年半的艰难施工,终于把清泉引到村里。全村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利用这淙淙的清泉栽种树木花草,瓜果梨桑,荒凉的戈壁滩从此变成了绿洲。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实际上,坎儿井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水利工程,凝聚着新疆人民的心血和汗水。吐鲁番气温奇高,又多风少雨,全年几乎没有十个月不见雨雪,年降水量不过十几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三千多毫米,因此空气异常干燥。但是,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每当夏季来临,就有大量融雪和雨水流向盆地,当水流出山口以后,很快渗入戈壁地下,变为潜流,积聚日久,使戈壁下面含水层厚,储水量大,为开挖坎儿井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吐鲁番大漠地层深处,沙砾石由黏土或钙质胶结,质地坚硬,坎儿井挖好后不易坍塌。

坎儿井由地下暗渠输水,基本上不受季节、日照、气温、风沙等方面的影响,水源和流量稳定,可以常年自流灌溉,很少出现旱涝灾害。在这光景丰裕、高温少雨、风干物燥、寒暑差别巨大、昼夜温差强烈的独特气候条件下,正是坎儿井输送的冰雪雨水,浇灌滋润了吐鲁番大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吐鲁番的生态环境,赋予了吐鲁番无限生机,使之成为镶嵌在沙漠戈壁上的一块欣欣向荣的绿洲。

坎儿井真是一项构思巧妙、技术高超的伟大工程。

资讯 快递

群众舞蹈《我的母亲》获铜奖

本报讯 (记者吴晓向)近日,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五届CCTV交通银行杯全国舞蹈大赛上,北京海淀工人文化宫职工艺术培训学校原创的蒙古舞蹈《我的母亲》获得了群众舞蹈铜奖。

CCTV舞蹈大赛是目前国家在舞蹈方面高水平的比赛。《我的母亲》以诗化般的舞蹈语言,通过多位母亲和孩子的平凡经

历,讴歌了草原母亲、大地母亲,展示了天与地,人与自然、母与子的和谐安宁。参加表演的成员都是从海淀工人文化宫职工艺术培训学校舞蹈班学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在海淀区总工会的指导下和大力支持下,演出水平不断提高,从只是自娱自乐到参加演出和比赛,已经成为工会系统远近闻名的舞蹈团队。

武汉社区老年合唱团8年演出近百场

本报讯 (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朱素芳 陈丽红)11月24日,武汉市汉兴街常二社区陈丽红)11月24日,武汉市汉兴街常二社区老年合唱团是2001年由社区68岁退休老师吴大洲发起的。当时,居民不是在家看电视,就是打麻将,没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氛围。吴大洲便组织起了一支由老人召集起来练习合唱的队伍。

吴大洲是一名孤儿,是党把他培养大的,他多年来苦练书法,从不惜墨如金,无

坏,就连用“8号铁丝”制成的小火钳也照样使用自如。做娘的在灶台上急急地为孩子们炒着饭,孩子们就在灶膛前不紧不慢地收拾他们的“火盆子”,垫底灰,装木炭,拈燃火。末了,自然忘不了还要在“火盆子”里埋上几个红薯和洋芋当午饭。待一切收拾停当,做娘的又拿来帽子和头巾,将孩子们的头脸捂得只剩下一双眼睛和鼻孔,才打发孩子们背了书包,提着“火盆子”赶快去上学。可是,孩子们才刚走出门,却又一下被当爹的叫住了。爹说,今年雪大,怕走路时雪沾到孩子们的脚脖子,还得给孩子们的脚脖子上再绑上一片棕。于是找棕找绳,又是一通忙活,直到孩子们的腿绑扎得活像雪原里钻出来的大兵,两口子这才满意地催促孩子们出门。

孩子们打发走了,大人们这才叫醒家里的老人,开始忙活自己的吃食。待吃了饭,收了碗,安顿好家里的牲口,女人左右瞧瞧,见家里已再无甚紧要事可做,就从箱底里翻出平日里尚未纳完的鞋底,坐在火塘边,一边猜想今年这场雪到底会下到多少天,一边就着

风更让人感到受用。熟悉的脸型,听惯的乡音,没有任何做作之态的实在,偶尔的同村人的聚首,聊着在北京各个角落的独自生存,如同在故乡侃着怎么榜地,怎么侍弄庄稼。故乡在他们身上移动着,众多的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村庄,村庄里的人的形形色色,村庄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都被这些故乡人在一起议论得津津有味。

众多的外乡人拥挤到北京城里来,北京城更像一个杂烩锅,又像千百个村庄的聚合体,外表的繁华和混凝土的耸立与铺张没能挡住村庄的影子弥漫。在众多的城市巷道里,你会看到移动的乡村的影子。每个人都

能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故乡,故乡显现在同

一个中不溜的东西。那个时候颇让我们疑惑的是,怎么老是没人能得到那个大的糖人呢?第一天摆着,第二天还在原地诱惑我们,第三天依然还在。

父亲说我们傻,人家乔大爷精明着呢!他

的最大的糖人是设了陷的,几乎没人能够转到。

这样一来,就觉得乔大爷原本慈祥的笑容里带着一些狡猾了。

但是,这却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继续在他的摊前转悠,并且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缝缝里省下来的分币继续奉献给他。